甘孜日报
GANZI RIBAO
康巴周末
康巴文学
2026年10月30日 星期五
责任编辑：南泽仁 校对：傲昂嘉措
版式编辑：边强
7

康巴未来文学摇篮
康巴当代文学旗帜
康巴当代文学阵地
人类主流文学精神

小说连载

流动的定曲河

◎四郎彭错

其实，迎亲本和我们这些孩子没有多大关系。只是，如果我们去迎亲，可以得到一些“彩头”，也算是获得零花钱的一种方式。

我和村里的孩子们拿着一桶干净的水，里面有松柏枝，跟在迎亲队伍的后面。在村口的空地上，迎亲的人们已经围成一个半圈，等待男方送亲队伍和女方接亲队伍。

我们站在人群的后面，踮起脚尖将目光投向远处。前面的人鼎沸起来，送亲队伍来了。曲珍阿姐的“布超布姆”（村子里年龄相仿的男女，类似青梅竹马。）拿着系有哈达，盛有青稞酒、牛奶的器具迎候。这时，迎亲的男女老少也跳起锅庄舞相迎。送亲队伍在前面停了下来，也加入跳舞的队伍中。双方还会以“斗舞”的形式，来祝福新人。等到这些都结束了，就轮到我们上场了。

由村里的长者领头，迎亲队伍向两边排开，直到朗卡家。女方的接亲队伍和男方的送亲队伍和新郎就从中走过。当队伍从我们前面经过时，我们就开始“洒清水”（用松柏枝将水挥洒向新人，并呼喊祝福语。）

队伍从我们面前走过去后，男方就有专人给我们发喜钱。当然，数额不大，五元十元不等。这是定曲乡乃至周围十里八乡特有的习俗。

很快，我们跟随送亲队伍来到了朗卡家。阿爸占堆穿着盛装，拿着一条哈达在门口等着。我没有看见阿妈央金，许是跟曲珍阿姐在一起。

在朗卡家的院坝，人们跳起河谷独有的婚礼迎接曲。

歌舞毕，新郎和送亲队伍走进朗卡家布置的婚宴厅。等我进去的时候，里面已经坐满了人。灶台正对的主梁中间是新人座席，新郎的一边是两个伴郎，送亲队伍坐在他的后面，对面是迎亲队伍。曲珍阿姐在亲友的带领下来到新人席位，坐在新郎旁边，边上也有两个伴娘，都是同村的，但没有曲珍阿姐漂亮。

曲珍阿姐一直低着头，偶尔和旁边的伴娘低声说几句话。

席位上摆满了各种吉祥物和美味食物。等到所有人酒足饭饱之后，男方和女方的几位长辈开始发言，大致就是那种希望夫妻两人能够和和睦睦，彼此相爱之类的。然后就是我最喜欢的节目“笑宴”，这是一种类似于“相声”的民间传统文化，没有剧本，全靠表演者临场发挥。甚至没有固定的表演者，每个人都可以说上几句。表演者以幽默生动的话语，来说明对手的容貌、行为、隐私、过失等等。被说者也可以进行反驳，但不可以生气。几位能说会道之人，不时引得满堂大笑。

时间悄悄地从落日晚霞走到了明月星辰，该吃晚宴了，村里的妇女们端来了热气腾腾的牛肉汤和大饼。笑宴在布嘎大叔一句“闻到牛肉汤的香味，我的舌头都不愿意动了”中结束了，所有人意犹未尽。

等到我们吃饱喝足后，已经晚上十点多了。这时候，所有人前面的东西已经撤下去了，一些老人和孩子开始坐到宴会厅的正中。其他人则站成一圈，把宴会厅的柱子和坐着的人围在中间，我也加入了其中，曲珍阿姐和新郎以及伴郎伴娘们就站在我的对面。开始跳舞了，一句唱词，一个舞步，都蕴含着满满的吉祥。

蓝天白云下
相聚需要吉祥的卓舞
日月星辰下
重逢需要吉祥的卓舞
田野里长满青稞需要吉祥的卓舞
清澈的山泉汇聚需要吉祥的卓舞
鹰鹫遨游于天宇需要吉祥的卓舞
骏马在草原奔腾需要吉祥的卓舞
美丽的村庄聚会需要吉祥的卓舞
远方的亲友到来需要吉祥的卓舞
俊俏的男女相逢需要吉祥的卓舞
心手相连的人离不开吉祥的卓舞
……

我们定曲乡传统锅庄舞的步法灵活多变，既有轻盈的跳跃，又有稳健的踏步。舞者们手拉手，围成一圈，随着音乐的节奏，或快或慢地转动着身体。

曾祖母曾说锅庄舞展现了定曲人的豪放与坚韧，婉约与柔和。

我们跳了三圈，站在原地稍作休息。到这个时候，按照惯例新郎新娘就可以回去休息。曲珍阿姐和新郎在朗卡家长辈和伴郎伴娘的簇拥中回去休息了。但新人休息了，舞却不会停。我们休息了一会儿，开始男女各为一队跳舞。

男方：
那巍峨的定崩松雪山
是我男儿勇猛的象征
金色草原奔腾的骏马
何时可以任我们驰骋
女方：
那碧波如玉的定曲河
是我女子清秀的标志
河谷响起的悠扬歌声
林间的百鸟也会听醉
男方：
山顶上盘旋的雄鹰
要落在哪一片草原
骑着黑骏马的汉子
会走进哪一顶帐篷
女方：
山顶上盘旋的雄鹰
轻落在东边的草原
骑着黑骏马的汉子
我的帐篷系着哈达
……

我大概在凌晨三点的时候就回去了。他们一直跳到早晨七点，疲惫和困意不知躲在了哪个角落。等我再到朗卡家时，已经是早上九点。全乡三百多户家庭的代表相聚在朗卡家的屋顶。今天也是婚礼的最后一天，也是女方的“代达”（亲属邻友献礼金）。

当太阳降临河谷，吉祥的祝福也就随之而来了。所有人都盛装出席。人们身上的金银首饰，此刻也闪耀着金属的光泽，就为让旁人夸赞几句。

时间到了十点，所有人都已就座，新人和伴郎伴娘坐在我们前面专门搭建的棚子里。在所有人的目光中，手里捧着吉祥哈达的格绒老爹出场了，他是我们定曲乡最有名的主婚人。他先是给两个新人献哈达，然后自己手里拿着一条哈达开始高颂“吉祥颂词”。

今天上方之良辰
今天下方之吉日
祥瑞的良辰吉日
福运的良辰吉日
感恩长者的光临
婚庆首日多吉祥
预示佳人结良缘
婚庆次日多吉祥
预示往后事皆成
婚庆三日多吉祥
五谷六畜皆兴旺
先来说说定曲河
再来讲讲定崩松
……

格绒老爹从对新人的祝福，说到山水形成，说到河谷历史，说到祖先传奇，说到习俗文化。每当这种时候，格绒老爹的语言如同山岩间流动的溪水，清澈自然，无声地渗透人心。等说完吉祥颂词后。会有一位声音洪亮的人“唱礼”（将亲属邻友的礼金高声喊出。）

最后，整个婚礼又在歌舞中结束。这几天我都没有看到贡嘎阿哥的身影，曲珍阿姐也不似其他新娘那般欢喜。流动的定曲河，你是否也为他们叹息。

捌

定曲乡并没有定亲到结婚之间男方女方不得相见之类的讲究。将亲事定下来后，贡嘎反而不去朗卡家了。好几次遇到曲珍他都远远避开了，他不知道两人见面该说些什么。就是这样，本来两人有一层薄纱遮挡着，双方可以随意一点，但如今这层薄纱被掀开后，倒有些不自然了。

贡嘎的行为让占堆和伦珠不高兴了，于是父子俩就亲自去找了他。贡嘎家虽说是邻村的，但也不远，坐落在一片田地之中。相较于村子里的其他房子，贡嘎家的白藏房算得上是豪华。矗立在蓝天白云下，这座白藏房简洁庄重，与周围的自然环境和谐相融。平整光滑的墙面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更加洁白，宛如一座白色城堡。占堆四处打量着这座房子，不时发出一些惊叹的声音。还是在伦珠的催促下，才走进贡嘎家的院子。

茨姆在院坝里晒青稞，那些饱满的颗粒贪婪地吸吮着阳光，又吐出金灿灿的光泽。看见占堆父子来了，茨姆连忙放下手中的活。

“占堆大哥，是你们啊。我说今天‘百灵落在屋顶，阳光高照家门’原来是有贵客临门。快请进，快请进。”

占堆取下帽子，微笑着说：“您太客气了，德勒和贡嘎都在家里吧？”

“都在呢，都在。你们先上去，我去打壶酥油茶，再给你们切点牛肉。”

“茨姆啊，你不用忙活了，‘溪水流进池里’我们这都快成一家人了，担不起你这样呀。我们坐坐就走。”

“哪能如此，德勒和贡嘎都在家里坐着呢，你们先进去吧。”

走进白藏房，一股清凉之气扑面而来，除此之外，还夹杂着淡淡的草料与牛粪混合的气味。一楼基本上用于储物和圈养牲畜。走上木楼梯，踩踏所发出的声音像是门铃通知房里的主人。在德勒和贡嘎的注视下，占堆父子走进客厅，两人连忙起身。

贡嘎快步走到占堆的面前，笑着说：“阿爸占堆，您来了啊，快请坐，快请坐。”占堆冷着脸没有回答，径直走到德勒那里坐下。伦珠则拍了拍贡嘎的肩膀，随后走到了父亲的旁边。

德勒笑着说：“占堆大哥你来了，应该提前告知一声，小弟我好前去迎接啊。”

“不请自来，哪好让你迎接嘛，只要不嫌我打扰就行。”

“怎么会呢，我刚刚还在和贡嘎说这几天要去拜访一下您呢，没想到您先过来了。”

“德勒老弟啊，也不是当哥哥的我挑理，咱俩家的婚期只有半年多了，两家的关系却似乎更疏远了，河谷里已经有人开始传闲话了啊。”德勒看了贡嘎一眼，接着说：“还有就是贡嘎，现在也不来了，像是有意躲着我们。”

“这的确是我们家的错，我这几天也在想我们两家好好谈一下，让两个孩子增进一下感情吧。”

“大叔，我倒是有个好的想法。”一直站在旁边的伦珠开口说。占堆瞪了他一眼说：“你能有什么好办法，别让人笑话。”伦珠埋怨地看着占堆：“阿爸！”

德勒笑着说：“占堆大哥，你就让孩子说说嘛，说不定伦珠真有什么好办法呢。”占堆不吭声了，只是看着伦珠。

伦珠说：“我和拉姆后天不是要去转山吗，我想的是也带曲珍和贡嘎一起。一来可以在山上祈福，二来呢也可以增进一下他们的感情。”

德勒拍了一下大腿，激动地说：“这真是个好办法，占堆大哥，你看呢？”占堆也觉得这是个好办法，便同意了。

茨姆端着一壶酥油茶进来，又让贡嘎去拿了牛肉那些。占堆和德勒谈起往事，整个白藏房陷入一阵欢声笑语中。

这天，贡嘎骑着马来到朗卡家，在门口犹豫了一会才开门进去。曲珍和伦珠此时正在院子里。曲珍和贡嘎相互看着对方，一时竟也不知说些什么。一旁的伦珠给贡嘎使眼色，总算换来了一句“曲珍。”曲珍不悦地说：“某些人终于来了，我还以为这辈子都不打算来了呢。”说完也不等贡嘎反应，自顾自走进了房子。留下贡嘎和伦珠愣在原地。

过了一会，几个人牵着两匹马从朗卡家出发了。他们要前往定曲乡西面的庞措山转山。

伦珠和贡嘎各自牵着一匹马，曲珍和拉姆则跟在后面，两人不知在聊些什么，不时笑出声来。走了一段路程，几人终于来到了一处被青冈树环绕着的草地。

伦珠和贡嘎把马拴在一棵青冈树旁，接着取下马背上的包，找了一块空地坐下，在那里吃了点东西。贡嘎从包里取出哈达，爬上了旁边专门系上。拉姆看曲珍一直盯着贡嘎，打趣说：“哟，妹妹，现在就开始担心啦。放心，没事的。”曲珍脸红了，像阳光下晶莹剔透的红玉，但也没有反驳。

穿过一片青冈树和松树交杂的林子，走过一条碎石子和尘土铺就的蜿蜒小路，庞措殿已经很近了。走了这么长的山路，曲珍和拉姆已经累得迈不开步子了，远远落在两个男人的身后。伦珠转过头催促着两人，但没有多大作用，反而惹得两人一顿埋怨。反倒是贡嘎提议让两人骑马得到了赞赏。就这样，几人又走了一会儿，来到庞措神殿下方。

几人来到了庞措神殿，这是一座二层小楼，是80年代在原址上重建的。神奇的是庞措神殿“填湖而建”。据说大殿地板开有一小口，往里头扔根木头，稍后便会听到木头浮出水面敲击地板的声音。将神殿建在湖水上面原因，已经随历史掩埋在一段隐蔽的岁月里了。

伦珠推开门，几人走进大殿。没有华丽的装饰，墙壁上只悬挂着几幅唐卡，大殿的供台上供奉着“君师三尊”的泥塑像。原址的一些房梁和柱子用哈达缠绕，摆放在大殿正中央，部分上面还有残缺的用天然染料描绘的图案。值得一提的是大殿的地板，踩在上面轻飘飘的，给人一种悬空的感觉。

之后，几人终于来到了山顶。其实也不能算是真正的山顶，庞措山最顶端是崩松峰，不过出于敬畏，一般转山的人都不会上去。几人在这里祈祷。

这时贡嘎问曲珍：“祈了什么愿？”曲珍说：“世界安宁，众生平安，父母健康喽！”贡嘎有些失望。

曲珍补充说：“还有也希望你能够平平安安的。”贡嘎这才一笑。这时，伦珠对曲珍说：“妹妹，还没嫁过去呢，这就把哥哥都忘了呀。”曲珍向哥哥撒娇说：“怎么会呢？再说了，这不还有嫂子吗？”拉姆此时正在旁边收集柏树枝，准备带回家做香料，并没有听到三人聊天。

几人吃了点干粮，便下山了。

山下，定曲河悲情地流动着，但她不会停下等待路上的人。

（原文首刊《民族文学》汉文版2026年第2期）

雪花 XUEHUA 【第2640期】